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第五十

寧壽宮藏

七

皇上御筆書畫

七

御筆題黃樓壘蘇軾韻五首

一卷

本幅粉牋本。二幅。縱一尺二寸。第一幅橫三尺八寸五分。第二幅橫五尺五分行書。

黃樓登不可無說。更讀蘇詩引興發。上惟青天張幕圓。下有洪川流笏滑。脫胎高坐兩賢人。便

欲拾級嫌塵鞮。遐想九日勝賓筵。痛飲豪歌鸚鵡呷。亦未因樂忘憂民。隄築王尊督畚鍤。我來黃水雖刷沙。災後饑民景憐殺。北瞻豐沛開霸圖。南望雲龍羅梵刹。城頭曾不淖泥侵。河中亦有鳴榔軋。即景都弗減愁懷。解朝險韻聊吟壓。泗水無從覓津滴。楚山依舊圍嵯巖。嗟我羣黎乏衣食。那有千村畜鷄鴨。違議紆程切痼癩。詎同攬結尋苔雪。丁丑初夏題黃樓。用蘇東坡

韻每遊黃樓必有說風流玉局

前集卷之五

罷乃不能把筆先愁韻險滑野

事目

九日緬懷洗鞞鞬望硤幸過守孤城痛定歡容
綠酒呬賢守勤民應若此河復為雲欣舉錡丁
丑事蹟畧或同休我生之戚我殺較於刺史有
甚焉其奈行火煽羅刹千方救濟不遺力旋轉
終刺鴻鈞軔今來問閭頗改觀敢并賣蒸酒槽
壓載登城閣得怡情黃水迴環碧山盤千村喜

觀起耕桑。百里相聞有鶯鴨。一杯遙酌老東坡。
何必高情寄清雪。壬午初夏題黃樓。再用蘇
東坡韻。疊險寧非滕口說。每遇蘇詩興軒發。黃
樓三登可默去。却慮格卑緣手滑。遐想當年事
修築。豈有閒情辦布襪。隔時水退遇重陽。把琰
對花恣豪呬。憶我丁丑始在此。急葺石隄舉龍
鍾。是時災餘百室空。鵠面鳩形可憐殺。壬午重
來則改觀。雲龍酬惠起神剎。田有農夫荷鋤耕。

屋有織婦鳴機軋。卽茲元氣實大復。倉庾陳陳
相因壓。為民愁亦為民慶。城樓埤堦俯鑿鑿。綈
几清閒命墨娥。錦屏馥郁噴金鴨。旋教清蹕轉
行宮。老幼歡隨走報雪。乙酉暮春題黃樓三

用蘇東坡韻。彭城景象每至益勝前。並於詩

致意焉。合書成卷以誌觀民隱念御筆分鈐寶
得象外意。乾隆宸翰。乾隆筆花春雨。乾隆御筆
幅上第
前年河決不忍說。衝隄洪水滔天發。下

注賈魯傍四溢。直達蒙亳。洪流滑屢築。屢頽嗟。
無計。諸臣泥立濕衣襪。滙入五湖畧徹淹。委輸
洪澤欲呀呬。為思長此竟安窮。引河加寬聚鑊
鍾。是或釜底抽薪策。瘠瘵夫工最憐煞。徐州舊
河成細渠。空有香燈走神刹。黃樓大異東坡時
下。俯來往櫓聲軋。即今河雖復故道。猶厓災所
餓饉壓。徐城傲倖未被沔。豈對此忘彼痲醫賑。
窮迫賦縱亟。卹那便餘力畜鴛鴨。四番險韻勉。

四疊興異老蘇託泛雪

庚子孟夏寄題黃樓

四疊蘇東坡韻

庚子寄題當吟說未至徐州舟竟發其年因未
值閏月迴途期迫漿盪滑徒遣重臣馳勘踏王
事豈惜勞鞞鞞周家莊至韓家山一律石工製
喟呬南北兩岸為次第乘河未復興鑿鍾壬寅
大工已告成萬戶安眠免驚殺今年通閏有餘
暇紆蹕重來叩龍刹況幸癸卯復故道商賈往

來鳴榔。輶河南咫尺。即徐城。城上飛樓埤堥壓。
下臨無地水流湍。平眺有屏山層疊。玉局陰韻。
凡五疊。拙速篆烟消睡鴨。詩成依例仍勒壁。頗
喜文光騰煜雪。甲辰春閏登黃樓。五疊蘇東

坡韻。前三疊蘇東坡韻作已合書為卷。茲復

書庚子甲辰二作。庚子未至彭城。是以寄題。此
詩凡經五疊。非以因難見巧。蓋痼瘵之念。屢至
益切耳。御筆分鈐寶。乾隆幾暇臨池。筆端造化

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以上第二幅

引首

御筆 導溯詞源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寓意於物垂露即事多所欣落紙雲烟古稀
天子之寶妙意寫清快清吟寄遐思含味經籍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五尺六寸五分。
行書

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

通禮一書。所列廟祀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
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勅議增祀之諭。令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聖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

臆論無能仰喻

高深。即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啓後

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代。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操丕不得為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缺畧。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

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藉郭氏餘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

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範
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論內詳晰宣
論以維禎所辨正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說為是
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
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
王位號原來列遼金二朝今

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
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

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

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睿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

特令廟祀。

褒貶予奪。豪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闇之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為允協。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瘴之義。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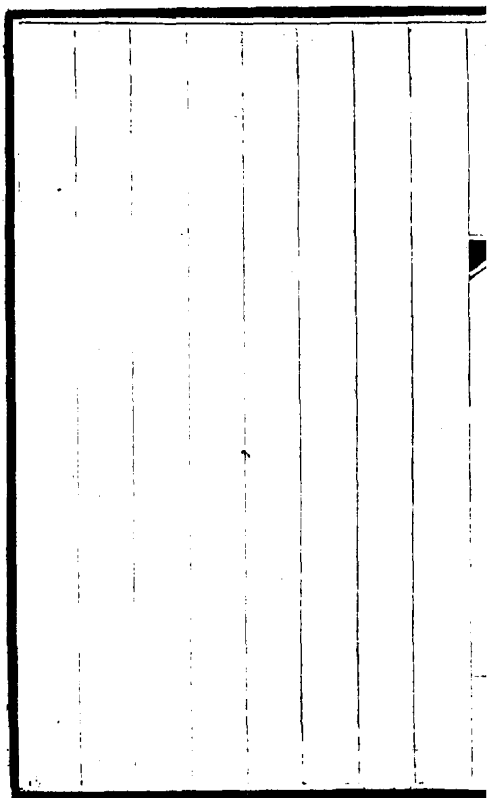
歷代帝王廟祀典。着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享卷首。以昭殷鑒。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乾隆甲辰孟秋上澣。御筆。鈐寶三。游六藝園。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論衷咸秩。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研露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五福五代堂記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四分。
行書。

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堂者。

皇祖御筆賜。

皇考之匾額也。我。

皇考敬謹摹泐。

奎章。於雍和宮圓明園胥用此顏堂。以垂永世。丙申年。予葺寧壽宮內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宴息娛老。景福者。

皇祖所定名。以侍養。

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為五福頌。以書屏。而未以五福名堂者。蓋引而未發。抑亦有待也。茲蒙

天貺。予得元孫。五代同堂。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獲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鄉其事。則予之所以名。

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且即景福宮之地。不必別有構作。而重熙累慶。仍即

皇祖

皇考。垂裕後昆。貽萬世無疆之祚也。若夫獲福必歸於好德。而好德尤在好其善。以斂錫厥庶民。五章之中。三致意焉。茲不復贅。予子孫曾元。讀是記。及堂中五福頌者。應敬思

皇祖

皇考所以承

天之福。必在於敬。

天愛民。勤政親賢。毋忘舊章。予之所以心

皇祖

皇考之心。朝乾夕惕。不敢暇逸。以幸獲五代同堂之
慶。於萬斯年。恒保此福。奕葉雲仍。可不勉乎。可
不慎乎。甲辰仲秋月下澣。御筆。鈐寶。三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靜中觀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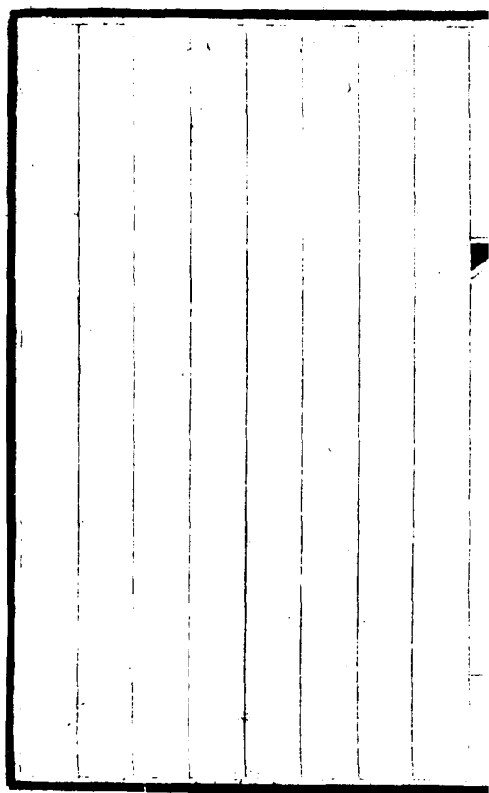
引首

御筆

景福重申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水月兩澈明叢雲几席有餘香用筆在心石
渠寶笈所藏



御筆遲速論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八尺二寸八分。
行書。

遲速論 今春為南巡記。亦既詳論宜遲宜速
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於敬

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已之言也。歸而
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為盜弄潢池。不
過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

方官自能平之。頗不介於懷。既而思之不介於懷。或即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獗。肆擄民居。攻縣城。自今年南巡迴蹕。見即有甘省逆回田五等。復偕新教名色糾眾滋擾。提督剛塔帶兵往捕。田五鎗傷後自刎。賊目田介洪吳二韓二等均已就戮。乃剛塔武夫無知。李侍堯不早赴軍營調度。督剿致餘黨李翦子馬翦子等於馬家堡馬營街兩次翻山逃竄。因復糾黨張文慶馬四娃楊煥四馬文燾等四出攻犯隆德縣靜寧州通渭縣伏羌縣城。於該處之底店鹿鹿山石峯堡等處。

肆行搶掠賊勢遂致蔓延

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

議蓋恐秦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即硃批

以為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

賊乎

西安巡撫畢沅因見回匪猖獗恐秦隴煽動請於各處要隘分兵堵塞使其無路奔

竄等語畢沅書生之見未嫻軍旅朕謂用兵在既其要而折其鋒苟不殲厥渠魁東西抵禦何益因即批諭如汝所籌十萬兵亦不敷用又何以滅賊持穴然知李侍堯剛

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此事即降旨用

福康安為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清門巴圖

魯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阿拉山蒙古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寧夏滿洲兵一千。撒拉爾老教回兵一千。及甘涼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人。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兵二千。以為後勁。福康安一臨底

店。即與海蘭察等。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二

千。立挫賊鋒。逼之入石峯堡。

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

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膽落。後路肅清。餘賊

追逼入石峯堡。於時諸路大兵雲集。直搗石峯堡。賊巢。而阿桂所率之八旗勁旅亦至。因四面設卡。層密環圍。游掘壕溝。斷絕水道。不十日間。賊匪殲戮淨盡。將賊首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等。全數生擒。與先獲之馬文燕等。一同解赴熱河。是時分別新礮。以中國法而快人心。於是諸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柵圍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盡殲餘孽。生獲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致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黷之為。然事機之來。應之不

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如畢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坐視弗理乎予更思之勝國之兵即今之綠旗兵也而其訓練或尚不如今之綠旗其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中武臣作偽于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

天之寵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最爾逆回。設非應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一念之忽。予深自以為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

天佑而速歲功。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弗以明。示子孫。予可弗以前明為戒而怠於敬。

天暗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不明。未有弗致債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乾隆甲辰季秋。月御筆。鈐寶三。清心抒妙理。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審機持敬 鈐寶 一 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
寬天地為師。用筆在心。水月兩澈。明落。花滿地。
皆文章。妙意寫清快。幾暇臨池。垂露。即事多所
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八分
行書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朱註以是
語全歸之聖人。予則以為有未當焉。蓋士希賢
賢希聖。聖希天。等而上之。雖聖人亦無可止之
功。若謂中正仁義。惟聖人能之。則士不必希賢
賢不必希聖矣。故即繼之曰立人極焉。人極即

太極也。蓋自太極判而陰陽生，陰陽生而五氣具。人與物皆受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本一氣也。惟其變化無窮，而善惡分，萬事出，是以氣日紛而習日遠。故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者何？返太極也。返太極者，本一氣也。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外是哉？且中正仁義，人與物所共有。鍼之指南中也，草之指佞正也，鳥之返哺仁也，馬之垂韁

義也。如是者蓋不可僂指數。物既有之。人豈獨無。但物祇得其偏。人則備其全。人備其全而不能無欲以全其全。則與物亦奚以異。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曰就人之本有。教其無欲以復之。而斬無欲則在於主靜。克己復禮亦是道也。擴而充之。人與物胥歸於中正仁義。則人極立而太極復。本一氣也。本一體也。若曰惟聖者能之。是自畫也。又安可望合其德與。

合其明乎。乾隆乙巳仲春御筆。鈐寶三。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學鏡千古。

引首

御筆。理全克復。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凡有同春。半榻琴書。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乙巳臨雍御論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二寸。橫五尺八寸三分。
行書。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者矣。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

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瘠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之。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曰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

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信固該
其中矣。余故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
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
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斯
乃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
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教人
之道。然亦不外自強不息而已。蓋天之不息。無

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強。自強者必本於克己復禮。人十已千。成已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為為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此責不在於外。而在於心。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為人君者。並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亶亶。不遑暇逸。以是為亟耳。乾隆乙巳仲春月之六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叙倫法健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
凡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妙應寺八韻詩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九寸。橫三尺三寸五分。行書。妙應寺八韻。導。

綸增位祀

前朝禮畢更衣憩梵寮。五百餘年傳妙應。新正令日

現祥標法輪廿丈。誰飛陟瑞帛一端。自綴飄下日

舊聞。載白塔寺。遼壽昌二年建。元至元八年。世祖發視石函。銅餅香水盈滿。舍利堅圓。餅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帝后閱之。因加崇飾。制度之巧。古今罕有。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云。今

歲新正月初六日。賜千叟宴時。是塔頂輪下懸有
哈達。哈達者。蒙古語謂奉佛吉祥製帛也。塔高
二十餘丈。瑞帛飄緞。寔非人力所能。不後不前
升降。蓋是塔靈應風箏于今益驗矣。

千叟宴。祝禔祝壽。曉春朝。艷稱雖弗為宣付頂

禮亦非禁衆翹

都中遠近瞻禮咸謂吉祥善事
佛力神通不可思議既弗艷稱

宣付史館而中外臣民瞻仰頂禮亦弗令禁止也

迎迓異哉致韓疏荒

唐久矣息童謠

唐時迎佛骨張大其事致韓愈
正言得罪甚無謂也元初童謠

有塔見經北人未作主人氣塔兒白南人作主
北人客之語見帝京景物畧事涉荒唐乃紀載
奇之為耳幻真真幻謂何謂空色色空超又超

七字偶然為紀寔傳訛防彼遞騰囂

此事為都人耳目所

共見聞因賦是章以紀寔免致日後傳訛耳

乾隆乙巳仲春月下

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澄觀

引首

御筆 輪祥紀實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化工四氣為全施忘機心宇曠樂壽堂石渠

寶笈所藏

御筆御園觀梅有悟作歌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九寸五分。橫三尺四寸。行書。

御園觀梅有悟作歌 昨歲仲春月下澣。曾有

維揚觀梅句。

昨春始至維揚竹西精舍。有梅庭入畫。欲開齊之句。

御園茲

仲春下澣。亦復觀梅於處處。南暄北寒。氣惟恒。

暄開寒勒。理惟素。胡乃梅開如一律。蓋以立春。

遲早故。昨春立春正月中。

去歲正月十四日始立甲辰春。

今歲

春立臘月暮。

去歲臘月廿四日即立乙巳春。

遲春。

寒早。

立春。

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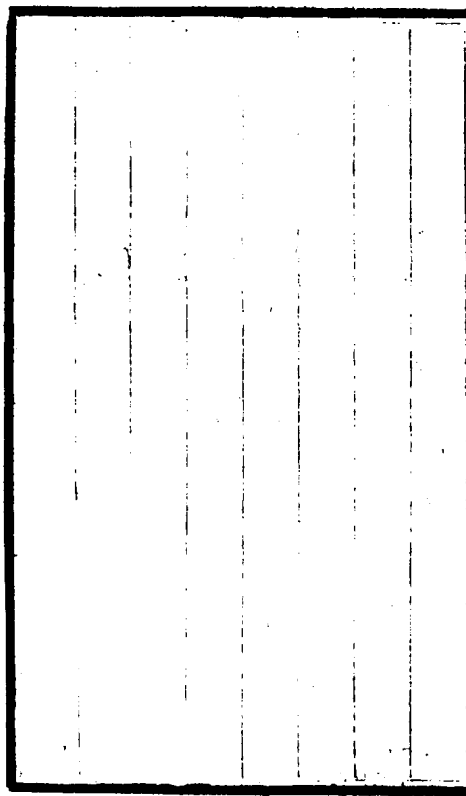
本常。開勒其間。原弗誤。却思京國。方綻英。維揚
應已無存樹。是則齊中原不齊。而不齊內齊。固
寓炙轂巧辯。安能窮。南枝無言。豈有慮。雖然北
地於庭中。植梅而開。亦希遇。是蓋人力代天工。
為之檀棚以遮護。雖非薰難用火攻。實避雪虐
與風妬。栽者培。因格物知人。詎異乎慚且懼。頓
看繞砌復迎窻。鄧尉孤山亦豈殊。叶冰姿玉骨
迴超神。杏冶桃夭可弗顧。言之不足長言之香。

送清風舞斯助 乙巳仲春月之下澣御筆鈐
寶三徵觀古希天子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理寓齊物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二寸一分。橫五尺四寸五分。行書。

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余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意於其
間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
如配享

先師孔子。有所旌別彰瘁於其間也。夫有所旌別

彰瘡於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別彰瘡言之。湯武即有慚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弑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引而未發。余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

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明洪武六

年。始建

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

五帝。夏禹王。

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

帝。隋高祖。唐高祖。

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年

已而罷周文王。

隋高祖。唐高祖之祀。嘉靖九年

罷南京廟祀。

建歷代帝王廟於

及我

北京二十四年。

又罷元世祖之祀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即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

我鼎燕京。因明代

祀典。順治二年。增祀遼太祖。金太祖。而我

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

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

會典載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

道彼弑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爾時廷臣不能仰體聖意詳細討論且疏奏在十一

月大事前數日所議增祀夏商以來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漢之桓靈皆入之定不倫矣

余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

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

昨歲因閱大清通禮見崇祀帝王位次有不愜於懷者如漢之關

歷代

桓靈而於前後五代全未議及因勅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而於桓

靈則撤之以昭公論今歲仲春入

主於廟躬禮致祭詳見禮成述事詩并

神

余嘗

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

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徃於中外之

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順治初之入遼

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

袒之意孰若我

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為一定不易之善舉哉。

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余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

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

余於歷代通鑑輯覽一書。自隆

古以至本朝。四百餘年。於南北朝及宋元遼金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之際。大書特書。必公必平。如南宋自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至臨安既破。帝昀見俘。宋統始絕。故自丙子三月以前。為宋帝昀。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於元順帝北還沙

漢委棄中原則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正
統乃歸之明為洪武元年至我朝世祖定
鼎京師在甲申五月惟時明福王尚監國南京
故通鑑輯覽仍書明以別之直至乙酉五月太
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始書明亡折衷義例惟
嚴惟謹一遵春秋之法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
也以為一時之義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

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漢無旌別彰瘁於其間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

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
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
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別。
彰瘴而已。寓旌別彰瘴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
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乾隆乙巳暮春
下澣。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游
六藝圖。

引首

御筆

法戒昭妃

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後隔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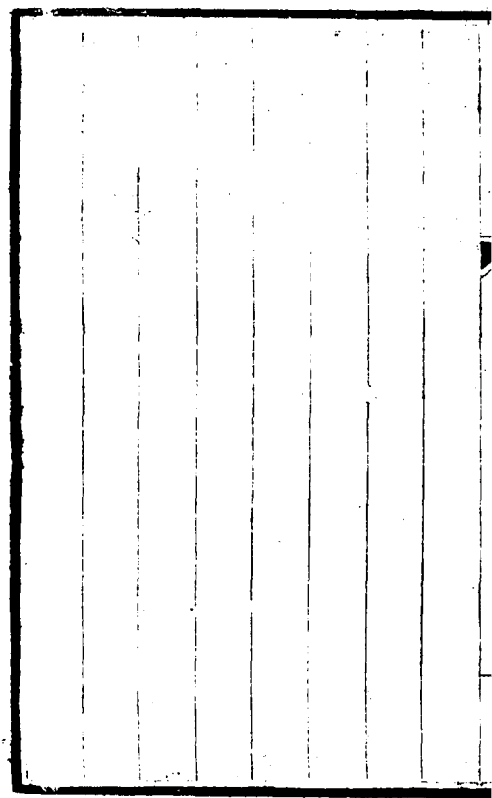
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
孫。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祚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

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
尚凜難諶之戒乎。是卷書成。付裝潢。後復續
數語。以足其意。裝成。即書卷後。鈐寶二。古希天
子。猶日孜孜。

鑒藏寶璽。已有同春。用筆在心。研露中和。秀色入
窓虛。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召誥 一卷

本幅明仁殿牋本

有金字八分書印

縱九寸二分橫

三尺二寸行書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余讀
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
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
謂究其歸以誠民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為
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

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輳。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遙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

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道
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厯怠政。天啟童
駭。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
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名誥。鮮能知
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
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乾隆乙巳暮
春月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澍

觀

引首

御筆

敬申保命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樂壽堂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
耄念之寶即事多所欣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洪澤湖淮安運河高低情形詩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恭讀

皇祖實錄中有論洪澤湖及淮安運河高低之

旨因令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將近日情形具圖貼

說奏至詩以誌事湖猶高較地尺一

昨因恭閱

皇祖實錄令薩載李奉翰查奏近日洪湖高堰情形據奏現在高家堰湖水計高平地一尺較之康熙年間高堰之水較堤旁平地高三尺已減少二尺矣河寔低於城丈

餘又稱現在淮安運河中泓深一丈四五六尺不等大堤高水面一丈三尺四寸高堤內平

地一丈零五寸查康熙年間淮安之水高於平地九尺今則地面轉高於水面二尺九寸合併

計算今之河身實低於城丈莫謂小安頓喜爾

尚厯長治更殷予陶莊昔亦曾反覆康熙已卯

祖南巡命於清口巡南隔岸挑治陶莊引

河導黃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隨即淤

墊庚辰春命侍郎常紋履勘挑浴辛巳秋

河臣張鵬翔於北岸開挑引河已經開放行船

嗣因黃水消落中段淤墊壬辰甲午河臣趙世

鄧爾泰視河仍議開引河而河臣等奉稱難行

哉逆罷然予以陶莊引河不開終無救清口倒

兩世南巡十二度

昔我

南巡時

即

皇祖六巡

江浙

於己卯

致詳見陶莊

成實賴

天助

神廟

碑記

致詳見陶莊

自康熙己卯

建乾隆丁酉

應七十餘年

一舉遂

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之患。計

勢。往近批示開挑新河。于丁酉春歲工至。今安

八九年知清口今誠深刷疏。陶莊引河既放。直

淵順軌已

抵周家莊會清。衆

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廟相時宜。洩酌定水誌。於

伏秋盛漲時。大底清。中俾下河數州縣盡成沃

壤。開放陶莊引河。使黃水無虞。倒灌。皆仰承

皇祖聖訓。

宵旰勤思。為澤國生民永達

予六度南巡。凡改築高堰石工。及天然壩。永禁

河俾遠避清口。以免倒灌。誠釜底抽薪之計。茲

命開陶莊引

予六度南巡。凡改築高堰石工。及天然壩。永禁

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廟相時宜。洩酌定水誌。於

伏秋盛漲時。大底清。中俾下河數州縣盡成沃

壤。開放陶莊引河。使黃水無虞。倒灌。皆仰承

皇祖聖訓。

宵旰勤思。為澤國生民永達

予六度南巡。凡改築高堰石工。及天然壩。永禁

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廟相時宜。洩酌定水誌。於

伏秋盛漲時。大底清。中俾下河數州縣盡成沃

壤。開放陶莊引河。使黃水無虞。倒灌。皆仰承

皇祖聖訓。

宵旰勤思。為澤國生民永達

予六度南巡。凡改築高堰石工。及天然壩。永禁

保障之計。今湖水究尚高於平地一尺。且春時
如此。夏秋自必更甚。然亦無別法。令湖水再低。
惟勸河臣等加意守。無非勤思去聲奠民居。乾
頃。不可稍存疎懈耳。隆乙巳孟夏下澣御筆。鈐寶三水月兩徵明古
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恬居籌策 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大學詩云樂只君子節經筵御論一卷

本幅舊蠟牋本。縱一尺九分。橫二尺八寸二

分。行楷書。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於民相關之切。亦猶父母之愛其子耳。設云民有所好。不能自遂。君子從而

遂其好焉。民有所惡不能自去。君子從而去其惡焉。是猶視乎民之好惡以爲則。父母之謂何。細味詩云。民之父母。大學以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相關之切。有不待民之好民之惡。而君子已同其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也。蓋亦觀乎父母之於嬰孩乎。啼而知其飢焉。笑而知其愉焉。其飢也亦憂之。其愉也亦咻之。豈必待嬰孩之自言乎。君子之於民亦猶是。

而已矣。故父母之於子。雖竭盡劬勞。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而責報於其子。君子之於民。雖惠鮮懷保。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職。而責報於其民。夫萬民之心。一大君之心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下莫不歸於正。蓋得絜矩之本。此壬戌春經筵御論也。今夏駐蹕避暑山莊。幾政之暇。將厯年經筵御論彙書一通。而此篇於父母斯民。君民一體之意。尤為諄切。不特朕當念茲。

在茲時時絜矩。凡有封疆民社之責者。皆應服膺斯論。守而弗失。以爲撫字臨民之本。又論中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句。父母二字。從前翰臣繕錄黃綾本時。誤作君子二字。刻本亦沿誤未改。因書至此。始正之。茲再書一卷。并勒石摹榻。頒賜各省督撫守牧等。俾揭之座楣。朝夕警省。以共勉保赤誠求之道焉。乾隆乙巳秋七月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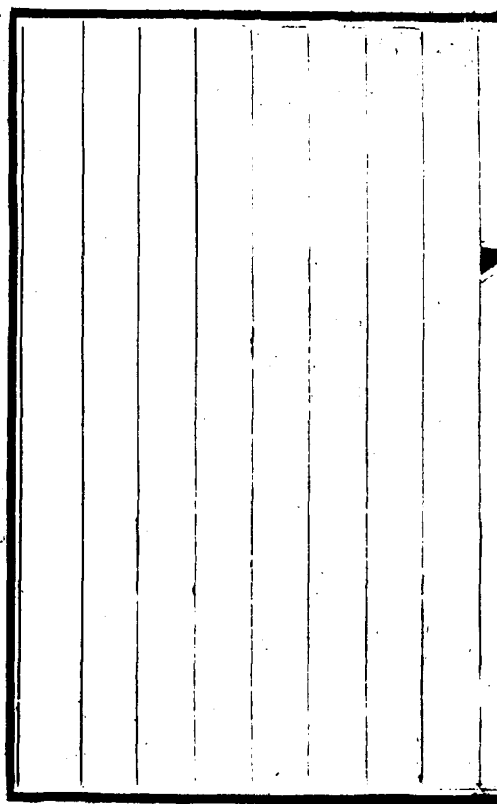
論誠保赤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已有同春。半榻琴書。學鏡千古。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五分。橫二尺七寸八分。
行書。

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為三老五更
說。亦既闢其躊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
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
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桂漏其名。因命檢文
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

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
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
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
斷以為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
泰因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
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
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
有如廷玉所謂資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

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于浮言導。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

戒為戒。且為廷玉惜之。乾隆乙巳孟秋御筆。

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數典彰善。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後幅。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臣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為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是其禮為最隆。我

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

甚盛心也。願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安忝

皇上至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

者其始以為親袒衣割牲以為袒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醕冕而摠干者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醕冕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如

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雖敢受

者。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
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
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
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
已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
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
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
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以土紀官。代之者。
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
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
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
思致事諸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任之。忍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慙惶。而不敢應。此
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

五更。魏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圓橋觀聽。漢明帝時為盛。然先儒胡寅識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識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蔡邕文王世子諸篇。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于尚書。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賦齔以養國老。見於譚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于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豈愚以為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

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歲。此禮未
曾舉行。即

世祖

聖祖

世宗

皇帝重道尊

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于老更之禮。亦
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寔難副。倘
有幾微未稱。不願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
不褻

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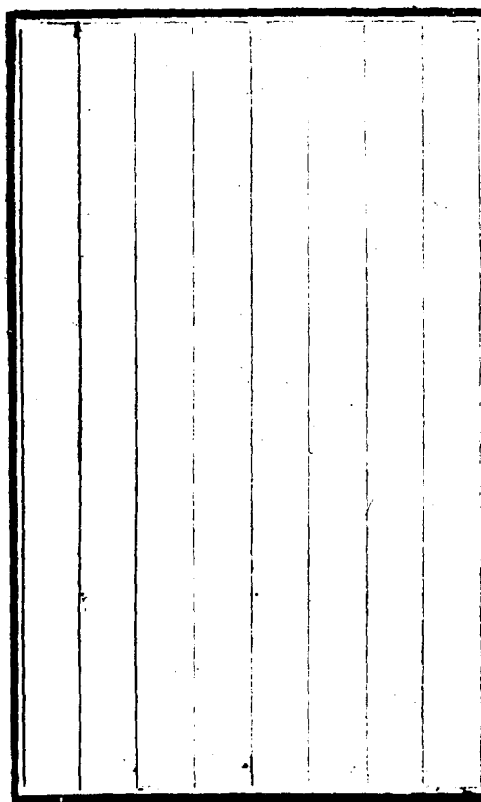
勅下廷議。臣謹昧官見。伏惟

聖鑒。臣謹言。奉

勅。敬書。鈴印。二。臣謹言。

鑒藏寶璽。最雲寓意於物。垂露化工。四氣為全施。

學鏡千古。筆花春雨。入眼秋光。盡是詩。繪月有
色。水有聲。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送劉太沖叙一卷

本幅側理紙本縱一尺二分橫三尺七寸六

分行書

臨顏真卿送劉太沖序

見乾清宮所藏
臨顏真卿送劉太沖序軸

御

顏書極古今之變此送劉太沖叙誠空前絕後
茲浙省新造側理紙正宜試筆丙午春御識鈐
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法契平原 鈐寶 古希天子

監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重葺盧溝橋記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八寸八分。
行書。

重葺盧溝橋記 文有視若同而義則殊者。不
可不覈其義而辨之也。余既覈歸順歸降之殊
于土爾扈特之記辨之矣。若今盧溝橋之重修
重葺之異。亦有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者。蓋今
之盧溝橋。寔重葺。非重修也。夫修者。傾圯已甚。

自其基以造于極莫不整飾之厥費大至於葺則不過補偏苦弊而已厥費小夫盧溝橋體大矣未修之年亦久矣而謂之葺補費小者何則寔有故蓋盧溝橋建於金明昌年間自元迄明以至國朝蓋幾經葺之矣自雍正十年逮今又將六十年帝京都會往來車馬雜遝石面不能不弊壞行旅以為艱而橋之洞門間聞有鼓裂所謂網兜者

謂下

司事之人有欲拆其洞門而

改築者。以為非此不能堅固。爰命先拆去石面。以觀其洞門之堅固與否。既拆石面。則洞門之形畢露。石工鱗砌。固以鐵釘。堅固莫比。雖欲拆而改築。實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如其舊之堅固也。因祇令重葺新石面。復舊觀。而橋之東西兩隅。接平地者。命取坡就長。以便重車之行。不致陡然顛仆。以搖震洞門之石工而已。朕因是思之。渾流巨浪。勢不可當。是橋經數百年而弗

動。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則此橋必不能至
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觀其裏。亦不能知古人措
意之精。用工之細。如是其亟也。夫以此屹如石壁
之工。拆而重築。既費人力。又毀成功。何如仍舊
貫乎。則知自前明以及我朝。皆重葺橋而已。非
重修橋身也。即康熙戊申所稱水嚙橋之東北
而圯者。亦謂橋東北陲之石隄而已。非橋身也。
以是推之。則知歷來之葺。或石面。或橋陲之隄。

胥非其本身洞門可知矣。夫金時鉅工。至今屹
立。而人不知。或且司工之人。張大其事。圖有所
侵冒於其間焉。則吾之此記。不得不揚其舊。過
去之善。而防其新將來之弊。是為記以詳論之。
乾隆丙午仲春月御筆。鈐寶三。學鏡千古。
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義霽成梁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自書告身一卷

本幅金粟牋本。縱九寸二分。橫六尺七寸五分。楷書。顏真卿自書告身。勅國儲為天下之本。師導乃元良之教。將以本固必由教先。非求忠賢。何以審諭。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立德踐行。當四科之首。懿文碩學。為百氏之宗。忠謹罄於臣節。貞規存乎士範。述職中外。服

勞社稷。靜專由其直方。動用為之懸解。山公
啟事。清彼品流。叔孫制禮。光我王度。惟是一
有。實貞萬國。力乃稽古。則思其人。况 太后
崇徽。外家聯屬。顧先勲舊。方睦親賢。俾其調
護。以全羽翼。一王之制。咨爾兼之。可太子少
師。依前充禮儀使。散官勲封如故。 建中元
年八月廿五日。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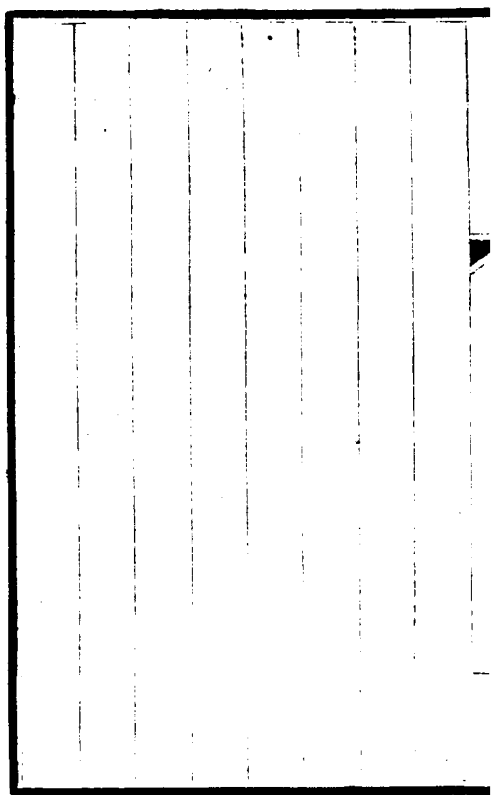
乾隆丙午閏秋月中澣。臨於避暑山莊御筆。鈐

寶九。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意在筆先。人情
為田。筆花春雨。寫心含英。咀華研露。即事多所
欣。

引首

御筆 端莊剛健 鈐寶 一 古希天子

鑒藏寶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五福堂對玉蘭花詩二首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七寸八分
行書

五福堂玉蘭花長歌誌懷

丙午

御園中斯最古

堂其年與我相伯仲。清暉閣松及此花。當時庭
際同植種。松遭回祿花獨存。癸未夏月曾具論。

清暉閣前松九株。植已數十年。癸未
夏月不成於火。有喬松歎紀事詩。

忽忽今復

廿餘載。對花那忍能無言。蒼松應較花禁

平久。

花益茂榮松烏有。惟因隔遠。追池魚。馬遷語亦

或可取。

向曾論司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是即馬遷之所以取榮。抑

亦馬遷之所以取辱。茲九松已燬。而玉蘭獨存。固其地相隔遠。未致延燬。得以自全。是則馬遷青雲之附之語。或亦有謂也。

憶昔少年花開時。樂羣敬業相

嬉怡。芝蘭玉樹蒙

顧復。久成古語。餘清悲。今年西巡春仲月。謂過花時

芳早歇。豈知通閏節。候遲歸來夏。孟花仍發。吐萼彈苞如有待。翻惜爛漫饒光彩。由來苑者枯

之機。是吾殷勤所以乃。輪囷嘉蔭半畝餘。枝枝

朶朶相扶疎。遠如銀塔素雲護。近訝琳鼎沉檀

噓。含韻齋之前六樹。

含韻齋前五蘭六樹。向曾以竹溪六逸擬之。五七言

屢有題詠。曾以竹溪六逸喻。玉蘭堂前祇一柯。

五蘭堂前

一本。枝繁花盛。因以名堂。向謂玉蘭與辛夷同根。應移木筆之名與玉蘭。故有牛鬼蛇神嚇鬼

神之

牛鬼蛇神吟亦寓此。

謂五福堂者

應視彼

謂含韻齋

及玉蘭堂者

為孫子。而彼曾以古人擬。晉代名流合

勝唐。謂此真如叔則矣。大都物鄉有待時。多年

頓置今摘詞。摘詞長言之不足。手之舞之足蹈

之。五福堂對玉蘭花二十韻

丁未

五福堂陰

玉蘭樹五十年曾未一顧。昨歲夏首偶看花。却

似故人欣重遇。憶昔幼齡花下遊。昆弟僕役鮮

箇留。老我獨茲對喬木。可能忽置無句酬。昨歲

閏前花如待

昨歲七月遇閏。節氣較遲。至西巡迴。遲後。四月初玉蘭尚正開。是以

有歸來五夏花仍發吐。芳澤色如有待之句。

今年春仲花時乃碑石

軒窓潔治精。略經剪拂開花倍。

昨。年。於。堂。中。對。花。成。長。歌。誌。懷。

立卧碑於庭。勅詩其上。並飾新軒。勝點綴。花誠
大石。今春花較倍勝。常年信物。那有侍也。如報不我欺。撫箋欲吟還。塵思青莪。撲棧有如
是。樹人人可副。予期竭繹五福具深長。

皇考築堂額

祖賜地靈物並受資藉。洪範之疇花亦備。一曰壽實。

花之身。種時與我同庚真。

國明園經營於康熙
辛卯歲蓋與予同年

也。此玉蘭及清輝閣
之松皆彼時所種。

即今擎枝高出屋。容容白

玉盤輪囷。二曰富實。花之朶繁英千萬枝。頭娜

遊蜂舞蝶任採芳。由來無可無不可。三曰康寧

則信然。清暉松植原齊年。松經回祿花依舊。

清暉

閣前松九株。與玉蘭同植。蓋數十年矣。因癸未五月。不戒於火。九松盡燬。而玉蘭以地隔遠。得以無恙。至今獨茂。並見去年長勢。琳枝瓊蕾翻增妍。四曰攸好

德之則。受采後素以為色。設若花中品。四科顏閔傳也。他弗克。五曰考終命之疇。五福既備無他憂。咨爾昌昌發英者。莫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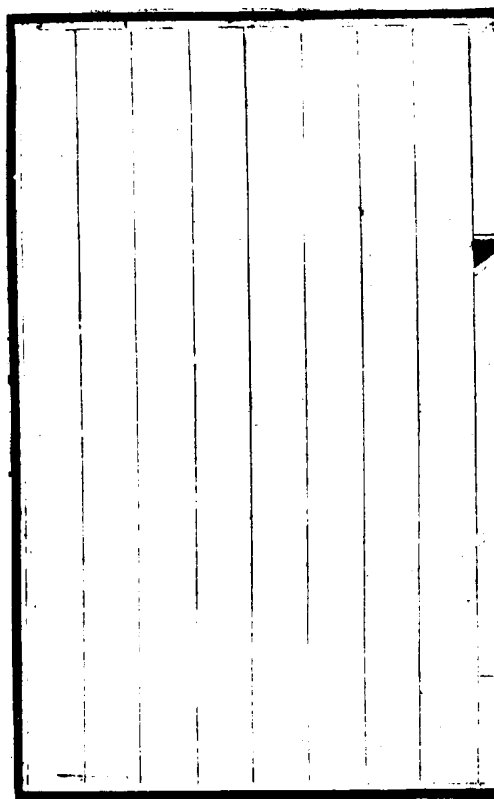
皇考所貽庥。昨歲清和對花成長歌誌懷。今春花

益繁茂。即景摘吟。復得二千韻。既各書卷弄堂中。復合書一通。貯懋勤殿。以誌欣賞。乾隆丁未仲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寓物申懷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化工四氣為全施。人情為田。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 二冊

本幅梅花玉版牋本

有八分書硃記

上冊三十三幅

下冊二十七幅縱七寸四分橫七寸八分行

書

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

有序

六度南巡洪武必

瞻廟貌近茲北眺永樂一奠椒漿定鼎燕京非

衆議而具卓識

永樂十九年將遷都北京諸臣僉云不便主事蕭儀侍讀李時

習言尤峻切成祖怒殺儀下時勉從雖不無過當然以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

北麓。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金元俱建都於此。比建康相去天淵。成祖就封北平。屢經出塞。天險地利。籌之已熟。故即位後。決計遷都。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向批通鑑輯覽。曾詳言之。秘衣天壽。示百載更有深謀。即異代不能

不為護持。故乙年是臨是興。感慨飾新葺舊。爰命水部之臣。發價僱工。不惜地官之帑。逮去冬。乃歲事。視季春以落成。曰廢曰興。都闕法戒。為恩為怨。總拊虛無。蓋自上漸迴鑒。遇閒每以成什途。茲避暑啟蹕。竣詠遂以登篇。憶前載度此。

橫杠。哀明陵曾有長句。值今日縱觀遠麓思殷
鑒可無各題不拘一律而成近體或古風胥據
真踪。即倣昔巡書新帙。唐宗明祖弗相殊。唐

則失弦明有需。事債率多咎齊泰。

建文聽信齊泰黃子澄之

言。削藩鎮以致召禍。燕兵已次高資港。方為割地之說。實屬迂濶。論者多右方孝孺而歸罪於齊泰黃子澄。余以為債事之咎。三人皆不能辭。而其禍本則在太祖。聽信劉三吾之言耳。禍根應識始三吾。遷京違議辭江國。卜鼎深

謀近帝都。

此聯意已見前序。

宏制倣成奉天殿。終於無

用若為乎

長陵享殿曰被恩殿。更信九德制極。魏煥與彼奉天殿相倣。為自古帝王

陵寢所無。按明宣宗實錄載宣德嘗駐陵下語侍臣云。皇祖嘗言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云云。今長陵規制如此。尚得謂之祛奢崇儉乎。況為之子孫者。又不能慎守神範。旋至傾圮。苟非我朝為之禁禁。重葺治終不免於殘壞。可見徒崇奢麗之無益也。

唐太宗明成祖皆英雄也。其處家門事大同而

小異者。蓋因唐高祖無能為。建成元吉之禍。又

逼。故太宗不得不倒行而逆施。若明太祖乃有能

為者。故成祖畏而弗敢。即動以待後日。然使太祖

弗聽。劉三吾之言立成祖為太子。亦可無靖難之禍矣。此蓋二帝之所遇不同。有幸有不幸耳。

右長陵

獻陵近在長陵右十二陵中儉約首

平昌

十三陵內。思陵原為田貴妃園寢。本無明樓亭殿。此次修葺明陵始為建焉。其明時所見者實止十二陵也。日下舊聞載洪熙遺詔朕臨御日淺。恩澤未洽于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云云。故十二陵中獻陵規模最為狹小。朱氏之君實巨擘。惜乎一載位不久。使其臨莅多年。漢文宋仁不足配。但盡子職。不知他毓德者應為法守。然而其時

亦殆哉楊黃下獄因讒口

楊溥黃淮等同時輔太子監國永樂北征

還太子遣使迎稍遜帝怒入高煦譖志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溥淮皆坐繫事見明史二人本傳

是則立儲可行哉評久長應酌臧否

右厥

長

陵頌淳樸其言未必允

長陵在明諸陵中規制最為鉅麗則日下舊聞

所載宣宗駐陵下語侍臣追頌成祖崇儉之言未足憑信詳見前長陵詩注中

景陵實

淳樸觀之美德蘊

自獻陵外惟景陵規制最小時下舊聞載嘉靖十五年曾

稍廓大之然在明諸陵中特為淳樸想其始建時即有崇儉之意

英祖有肖孫

儀型服以迓修政平強藩繩武業弗隕祿人俾

通文涓涓誠未謹

宣德元年開內書堂今劉始州為修撰授小內使書內官

通文墨字章奏與外廷往來其後奄人柄政流毒無窮皆於此肇其端也

陳郭

作衡

怒下獄則逞一時憤殿壁繪幽風信知民務本

不失為賢君後世垂厥準

石景隆

親征開蒙聽

權閹幸得還朝南內潛不以播遷咎王振翻因

復辟恨于謙

于謙當英宗北狩之後非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宗社者乃以

立景泰恨之且信徐有貞石亨輩所嫉於從便辟後文致其罪以謀逆律定讞實為冤獄

些小善何足紀從婦寺山豈待占景帝易儲信

貪位。閹牆尺布竟招嫌。按英宗信王振致有
土木之難。幸而還朝。潛居南內。繼因徐有貞石
亨等微偉奪門之功。得以復辟。乃以私憾誅于
譙。翻憫惜王振之忠。為之立祠褒卹。其好惡顛
倒至此。雖有釋建庶人之繫。及罷宮妃殉葬諸
小善。亦無足紀。至若景泰自即位後。即欲以己
子見濟代太子。於是黃珙輩得窺其間。遽然疏
請。遂以易儲。貪天位而恣私欲。終于殺禮西。

景泰實有以自取。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

之譏哉。向題景帝陵作曾論記之。

右裕

口宣

經義具文徒

明史載帝於經筵講必口宣賜酒餽劉定之請以例賜無煩玉盞自

是君臣間無一言相接夫當日經筵進講不過講官等擬撰講稿臨期宣讀一過并不若今之

有親製御論闡發經義然即此亦屬具文非如君臣日對時咨國家實政者可比況并此循例

敷言亦請去之則一堂不啻千里之隔其時政務之叢脞更何待言耶向於通鑑輯覽中曾批

此論及

劉定之仍請弗須遂使情如千里隔相看

默乃一言無雪冤幹蠱則誠善蠲賦省刑不可

証增厥乘時恣煬竈早成家法與亡俱

憲宗增置西廡

以太監汪且領之。氣焰鴟張。羅織內外。橫行無忌。其後殿銜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孱

削。遂以危亡。蓋由永樂設立東廡。寄宦官以訪解之任。早已作法於宮。家法相承。中瑞煬竈。亦

無足怪耳。

右茂陵

雖常有善政。然亦任中涓。

宏治在位十八

年中頗多善政。然常令東廡庶刺外事。其時上書言東廡當革者。往往得罪。亦未嘗不信任中

涓也。積重原難返。去奢果是賢。一倉萬石備鮮。

上聲

實博名傳。

宏治中。今天下設豫脩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者為稱職。過者誹議。不

及帝將之。原其意。未始非備荒之一策。然有萬不能行之勢。以一縣地方。縱橫百里。而論綜計

天下一千三百餘縣。每十里萬石。所積之粟。不
知凡幾。安得有餘粟如此之多。以供購糴。且既
視積穀之多寡。以定點降。自必官為經理。有司
志在取盈。則苛累橫徵。勢所不免。即今如社倉
之聽民輸納。出入自司。而其侵虧之弊。又將不
知若何。昔朱子初立社倉。亦止能行之一鄉一
邑。安能例之天下。況民生戶口日增。而產穀之
土有定。購積既多。價必日貴。是豫等異日之民
食有濟。而先致現在之民食不敷矣。余近作填
倉日詩。有譬如日三餐。與二減其一。曰留待汝
饑。誰肯信其議之句。深見積貯一事。言之易而
行之實難。宏治此舉。亦可謂徒博虛名。而鮮實
惠耳。

年享祇卅六。多忘無逸篇。按明諸帝太祖

成祖而外。治蹟有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然孝宗所處與仁宣異。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一宗蒙業兢兢。易稱令主。至成化以後。天下襲太平數十年矣。宴安久。則不期怠而自怠。豐亨積則不期奢而自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庶幾知保泰持盈之道者。獨不免信倚中官。假之事柄。東廠之恣。肇端於此。涓涓不塞。咎亦難辭。然其施設未終。年僅三十有六。有足惜耳。明自太祖成祖以來。踐阼久而享年

永明概不多見。其在宏治以前。如洪熙成化。僅
越四旬。宣德正統。甫逾三十。其在宏治以後。正
德隆慶。亦僅逾三十。神宗雖逾五旬。而怠荒失
德。所謂益之疾而厚其亡也。至天啓弱冠而殂。
享年更促。可見耽樂是從。罔或克壽。理誠不爽。
無逸之書。以嚴恭寅畏為祈天永命之本。而以
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依為戒。統觀有明
諸帝。年祚修短。足為明徵。因論宏治之事附識。

之並俸數以昭炯鑒云。

右奏

連疏請誅閹黨

泣忘食矣。尚可諉年少及壯並堪鄙惡。事無不

為。實厭數

極上

俸指。

莊宗李天下。

成帝張公子較

彼尤甚焉。不亡更何俟。而竟未即亡。殊難究此

理。向著讀名誥。約畧其明旨。

前歲謁明陵而

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敬為本。因著讀名

誥一篇。以為天之視君。猶父之視子。父於子無

不極其愛。子於父當無不極其敬。然及其一再

失敬。猶必訓誨之。至怙終弗悛。則亦弗愛之而已矣。如明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亡而弗亡。正統之北狩。應亡而亦弗亡。正德之荒淫失德。應亡而尚弗亡。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之意乎。必至萬厯急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天意昭昭。可監。予嘗以為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傳世十六。非吳蒼慈貺不及此。可不慎乎。可不懼乎。茲因望

康陵題句。有鑒於難諶靡常之戒。復申論之。

右

上隆。但知私孝忘公議。璉等因開僥倖門。既以

修齋習黃老。那更平戀世侈陵園。日下舊聞載

登陽翠嶺。顧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去。都臣

倉皇對云。外尚有周垣未作。乃築垣。諸陵之所

無等語。世宗既就心清靜。方欲脫屣天傷。何乃

斤斤較身後。以致比別陵侈麗過甚。實不值一

耳。去奸匪聽忠臣諫。斥佞乃因方士言。

嚴嵩竊

以世宗果刑符。每激怒戕害人以逞其奸。楊繼

威劾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大怒。下繼威獄。完

死。其時論嵩者不一。並置若罔聞。後因方士藍

道行詐為仙語。具言嵩父子奸狀。帝心動。乃

罷。下世蕃詔。萬之奸邪。罪雖白兔仙桃。誇自此而明。要難語于瘴惡之正也。

上瑞較於漢武倍為昏。

嘉靖中。方士陶仲文。既朝用等。以神仙服食之。

說。聳聽希。實踵文成。五利。故智。然漢武既覺其詐。即能誅少翁。樂大。而世宗始終不悟。甚且以。慳後。獲桃。白兔。生于。謂為上瑞。告廟。其崇信左道。更出漢武之下。

按嘉靖

欲推崇興獻。本屬人子至情。假令集議之初。即定為本生尊。以帝號。使其報本之意。既申。或可隱全大義。乃一時廷臣。紛紛聚訟。必執濮議相持。遂使張璁。桂萼等。阿諛逢迎。激成過舉。予向

作濮議辨。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俾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因題永陵復識。如右。

右永陵

隆慶堪稱明

帝良。石星猶諫廢朝章。語緣遏抑內臣。故建杖受。諛非受殃。通鑒輯覽載隆慶二年。給事中

石星上疏言。帝縱飲娛情。聲色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帝大怒。詔廷杖黜為民。其時監杖中官滕祥尤怒星。予重杖。絕而復甦。云云。明之批

政莫過廷杖一事。穆宗尚稱令主。乃因一時之
怒。循行弊例。遂致奸璫逞其私憤。流毒播紳。彼
時轉有以曾經廷杖為榮者。綱紀陵夷。名實倒
置。如此國是尚可問乎。本朝一洗勝國諸弊。政
從無廷杖言官之事。足正吏習。亦振朝綱。官寺
煬竈。更無所之施矣。右昭陵明帝鮮善政。然或
一二有。茲今論定陵。乃無一可取。少時擅居正
任。為弗可否。長上懶見廷臣。朕肱膺元首。以私

弗立儲。爭產益可醜。

儲福王常洵。鄭貴妃所生。當儲位未定時。妃恃寵要帝。

至大高元殿。謁神設誓。立常洵為太子。帝即紙書玉命。賜為符契。後以廷臣爭之強。太后堅持立長。而妃又失懽。乃仍立長子為太子。封常洵為福王。福王婚費至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費至二十八萬。廷臣請上之國者數十百奏。皆不報。復命給王莊田。非四萬頃不可。後因葉向高封還手敕。不得已。聽王之國。猶賜莊田二萬頃。中州腴土。不取。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邊餉由此大絀。本朝則不然。凡皇子分府。田產皆撥自內務府。多不過十萬。從不取之戶部。北誠良法。

賢黨奸黨混致

此誰之咎。

漢唐末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更烈。自顧憲成高攀龍等倡修東林講學。

號召生徒。樹標立幟。而黨援門戶之禍遂成。其
時不惟兵小人揚其毒焰。而偽君子且益撼其
頤。諸士習戢而國運傾。四十八年之間。君臣不
賜綱紀廢弛。邪黨滋蔓。不可振救。誰執其咎耶。
論者謂明亡實由於蓋天厭明德縱之歷年久明
於神定尚不誣也。

亡定於斯。戒萬世不朽。

石定陵

記稱國將亡則

必有妖孽。三案萃泰昌。運實遭決裂。踐阼未及
月。紀年半載缺。史贊潛德彰。蓋勉為之說。按
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由於泰昌。其是非本無
難論斷。而發言盈廷。以致釀成疑獄。口舌之病。

即為妖孽。信亡徵之先見者也。至其嗣服當神宗綱紀墮壞之餘。紀年雖及半載。即位未及一月。無政可稱。其於挺擊聚訟時。對廷臣委曲求全。君臣父子間。至以文偽調停。則亦未能潛修默感。信乎中外者。史稱潛德久彰。惜其措施未展。亦止可曲為之說如此。

石廣陵

明之天啓秦

二世。昏闇大都相同。爾所以趙高及忠賢。其用奸亦相比擬。然二世猶稍自肆。天啓諸事不由

已。俾之斧鑿恣兒戲。乳母竟至戕妻子。斯固可
咄亦可憐。明祚安得不亡矣。剗斷金陵為厭勝
亦盖由於奸宦耳。睿王報怨以直為聞。其明樓
被焚毀。即今重修復舊觀。以德弗以直尤美。
明至神宗末年。綱紀廢壞極矣。重以天啓昏懦。
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不可殫述。最可
鄙者。當我朝克取遼東。彼乃惑於形家之說。疑
房山金代諸陵與本朝王氣相關。遂行折毀。劇

斷地脉。又建關廟於其地。以為厭勝。寔屬乖謬。然其時天啓童騷。國事久置不問。殆亦魏忠賢輩猖狂恣肆。任意妄行。轉不必歸咎於天啓也。迨我師入定燕京。相傳睿親王以尼堪外蘭之讐。焚毀德陵明樓享殿。夫修怨復仇。臣子之通義。在睿親王自當以直報怨。非為己甚。但今閱百數十年。德怨久泯。昨因修復明陵。仍命將天啓德陵所有明樓殿廡。一律興造。俾還舊觀。此

則以德報怨。尤為自古所無。非以睿親王為為

之已甚。而反其轍。蓋在我寧失之過厚耳。古德

大夏支寧一木材。寄為明更濟多猜。勤勞甚亦

徒虛耳。社稷殉之誠壯哉。就寢飾終經早備。崇禎

既殉社稷。李自成命以宮扉載出。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開田責妃墓。棄其巾。一切簡率。我

世祖定鼎後。命以禮改葬。即田妃園寢建

隆並 御製祭文 駕詣昌平致祭。議加

謚莊烈帝。典禮 起樓設主更重塿。順治年間。改

優厚。度越千古。 建忠陵。而一

切明樓。享殿之制未大備。今重為修葺。悉如 得

別陵。並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安享祀焉。

非其手報崇厚萬古皇清德量恢按崇禎承

神熹之後大勢已傾淪胥莫挽即位之初尚勵
志於明作有為而燭理不明徒事苛察加以多
疑偏執往往於瑣屑處推尋小過而巨惡轉任
其朦混嘗謂其無恢復之能有猜忌之實非刻
論也故在位十有七年憂勤惕厲無裨貼危有
足惜者卒之身殉社稷愍烈可憐與自古亡國
之君有間本朝得統正大光明取非其手既為

雪耻復仇。而飾終典禮。疊從優厚。復訪其後裔。至今世襲侯封。春秋命其祀。陵皆自古。施仁勝國者所未之有也。茲因睇望諸陵。各為系什。并尚論當年興廢之由。亦以示萬世殷鑒云爾。

右思

陵 乾隆丁未仲夏月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

之寶。猶日孜孜。深心託毫素。

下冊

鑒藏寶璽。信天主人。養性殿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普吉保奏報收復笨港詩以誌慰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八寸。行書。

普吉保奏報收復笨港詩以誌慰。向稱諸羅

圍之解。誰知隔海傳信訛。官軍入城雖及半。其

餘仍被賊遮羅。更惜捐軀兩勇弁。為之扼腕興

咨嗟。

崇大紀於春正克復諸羅後。旋復被賊屢次圍攻。常青等初次令魏大斌帶兵一千

五百名前往救援。中途接戰不利。二次令總兵

蔡攀龍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等帶兵一千六

百名往援。乃官兵入城。方任及半。而賊眾又復

遮羅。不得前進。其時李侍先據署臺灣府知府

楊廷理稟報。奏稱蔡舉龍等於八月十九日分
起前進。崇大紀。應入城。蔡舉龍復自諸羅打
出。以通道路等語。方為欣慰。詎意竟屬訛傳。茲
據普吉保奏。收復笨港。並稱副將貴林遊擊楊
起麟已於彼時臨陣捐軀。二人屢著戰績。聞之
更為憤惜。因降旨貴林即照總兵議卹。楊起麟
加一等。以示獎勵。加以海上八九月風。眈不利。無
歲。卹。以。示。垂。輟。

舟過一月有餘望信至。肝宵焦急。徒延賊。自接

等奏報後。已一月有餘。未得續奏。日夜為之焦
急。盼望相傳海上風。眈向來八九月不利。即商
派船人亦不能駕駛。交十月後。茲值十月亥當
小陽春節。即可往來迅速矣。

10 小陽春令迴陽和。曉來驛章遞佳信。普吉保

報殲賊多。焚燬賊莊。獲賊械。收復笨港。安民家。
東諸羅西鹽水港近五十里。非遙遐。聲氣既通。

約期會三路進取賊巢寨。

昔古保泰九月初六日帶領官兵由大突

溪前往笨港。援應諸羅。十三日行抵麥仔寮。有
賊數千在彼處。荷派銀米。百姓正值驚惶。無措。
聞官兵踵至。歡聲動地。賊眾奔逸。普吉保分作
三路直前中殺。連次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
人。奪獲器械米穀無算。並焚燒板頭厝等賊莊。
七處。收復笨港。安集良民。現在又與恒瑞葉大
紀訂期三路合攻。該處東距諸羅僅二十里。西
距鹽水港僅三十里。聲息容通。又聞常青間恒
瑞在鹽水港被賊攔阻。派總兵梁朝樞副將謝
廷瑞帶兵一千名前往策應。恒瑞處原有兵三

千。并力會剿。自茲以重臣率勇將。久經勲績。凌
當勢如破竹。

烟磨待風縱覺遲數日。新兵齊到翻為嘉。
前令

安。海蘭察帶領已回。魯侍衛章京百餘人前接。

據李侍堯奏。尚在大塘門候風。渡洋雖覺稍遲。

數日。而新調之廣西兵三千。已抵厦門。其四川

屯練二千。貴州湖南兵四千。亦接踵可到。又鄭

國卿所帶閩兵三千。亦將次配渡。統計生力兵

萬人。福康安帶此勁兵。飛渡鹿仔港。相機會剿。

直搗賊巢。掃穴擒渠。一舉歲聲勢既壯。破賊膽

事。佇待捷音之至。以慰廑念。

不難靖逆。揮天戈。却以安民為要務。叮嚀訓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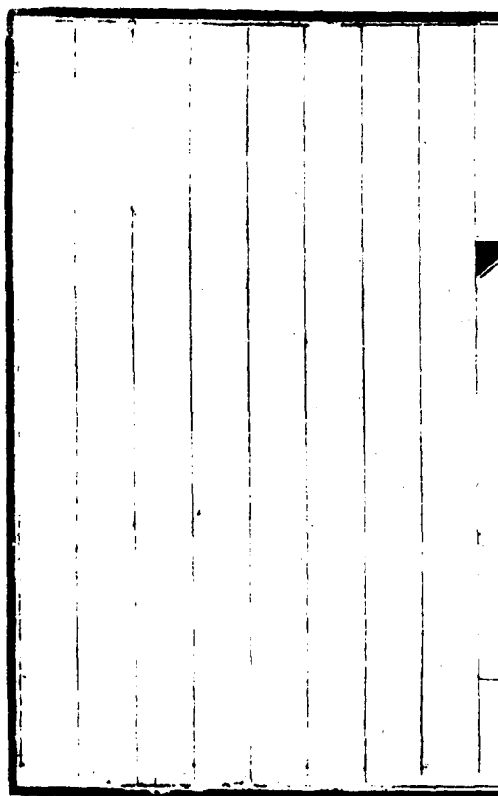
慎莫苛。
臺灣民人附賊。本非甘心。多因迫脅所致。隨地諭福康安到彼。尤應將安分良

民安為撫慰安輯。即已經從賊者亦應設法招
徠。脅從罔治。不可因其業已為賊。概予殲除。阻
其自新之路。堅其助逆之心也。屈指兵至鹿仔港。重新旗鼓。殲
么虜者。定武功。奠海溢。七閩比戶昇平歌。乾
隆丁未孟冬月下瀚。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
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機徵綏靖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即事多所欣。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奏諸羅開通進攻斗六門誌慰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三尺行書

福康安奏大勦諸賊開通諸羅并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昨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合縣士民守城之忠寔堪彰善也笨港雖

攻取諸羅仍艱進

前據李侍堯奏據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蔡攀龍等於

八月中旬向將諸羅道路打通之信不意竟屬訛傳嗣據晉吉保奏九月十三日收復笨港與恒瑞訂期前進旋以後路無繼不敢輕離為駭不知救兵如救火豈可少緩須臾乃柴大紀忍饑

待擄而普吉等懦怯無能幸早續發兵重臣
仍未能直抵諸羅殺賊解圍

威名震勇將選以百新兵強風振渡海雖遲即

以遲翻成迅

幸于嶼於幾先於八月即命福康
安海蘭察等帶同巴圖魯等百餘

人前鋒又調四川屯總及貴州廣西湖南等省
精銳之兵趨行前進福康安於十月十一日自

大塘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
風色又轉復在崇武澳停泊候風似覺搖蕩然

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兵二千及廣西兵三
千先後到彼風色轉順遂於二十八日申刻啟

洋至二十九日申刻所有兵船齊抵鹿仔港千
里洋面一帆即達為從來渡洋罕有之事此實

仰賴上天賜惠海神靈佑而福康安帶
此新兵乘銳長驅即舊存兵丁及義民等亦有

所倚恃。踴躍爭先。是渡海。齊力遂剪瀛。一日風
雖遲。而事機轉為迅速也。

資順進由鹿仔港。三朝倏臨陣。大克崙仔頂。一

當百以奮。蕉田及草寮。蹂躪率稱盡。即解諸

羅團。資賊糧胥運。

茲據福康安奏。十月。初六日。與海蘭察等帶兵赴援。凡遇

賊。蔣即行剿洗。初八日黎明。行抵崙仔頂。賊匪
多。潛伏竹園。施放鎗炮。一齊擁出。官兵屹立
不動。衝入賊中。所向披靡。及崙仔尾等處。賊
匪前來抗拒。福康安預令扼其左右要路。并焚
斫竹園。嚴田及各處草寮。繼進至牛樹山地方。
賊匪阻溪自固。屯紮山梁。待官兵將至。四面圍
攻。不下萬餘。海蘭察等直趨溪河。衝過賊陣。剿
殺無算。官兵無不以一當百。於是賊匪紛紛逃

度。福康安等。即於西刻入城。城中義民。爭先出迎。歡聲動地。福康安入城。慰諭並將城莊所存糧石。令民人儘數搬運。米價頗減數倍。民情無不歡慶。勞軍及義民歡呼。

這饑饉全活數萬命。旌功恩不吝彰善樹風聲。嘉

義名新晉

諸羅被圍日久。飢困情形。深堪憫惻。福康安海蘭察等。不俟貴州湖廣之

兵到。即先鼓舞衆入。立解重圍。城中數萬生靈。藉以全活。因改賜諸羅縣名。嘉義以旌士民。此皆由調度有方。振作士氣。用能克敵致勝。自應厚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即晉封公。各賞給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其鄂輝舒亮普爾普等。及巴圖魯侍衛章京。與在事出力之將弁等。并令查明咨部。從優議叙。至此次大加痛剿。賊人膽落。已成破竹之勢。福康安

等隨即善至斗六門一帶擒獲首逆林爽文等
等。迅奏捷書慰予盼望不惟指日以俟耳

攻斗六門破竹應解刃。仰勦大理棧賊首生擒
訊指日以俟之速遞大捷信 乾隆丁未嘉平
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兆記銷兵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卅有同春筆花春雨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竝圍截賊
首情形詩以誌事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九寸五分
行書

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竝圍截賊首
情形詩以誌事 曉接軍營報攻平小半天前

稱獲眷屬

前據福康安等奏稱林英之父母家
屬逃匿水裏番社俱已按名拿獲

今復走兇奸

今日奏至攻小半天山得勝又據
生番頭目等會稱林英之父逃往埔

衆社埔尾一帶現與暇近旬日聚羣至二千

福康

在協力擒捕等語。於十一月廿五日攻克大里拔後即應乘官

正銳氣迅即追捕。使賊無駐足之暇。無難速擒。

逆首。乃遲至旬日。使賊匪得於集集埔聚衆固

守。迨十二月初五日攻克集集埔後。又遲至旬

餘。賊匪復得於小半天山聚集。據險層層涉持

固守。尚二千餘人。何啻與賊以暇也。

重屢屢戒遲延將士真宣九領軍可謝愆

奏

林興文餘匪在於小半天山頂。今立木柵柵內

墾石作牆。又將道旁大樹斫倒。橫塞道路。官兵

踴躍用命。蟻附而上。打死賊匪百餘人。賊始竄

回柵內。投石放鎗。抵死抗拒。普爾普率先領屯

練兵丁攀倒木柵。賊匪登時潰散。各兵盡力追

殺。餘賊目十餘人。生擒賊目五人。殺賊二百

餘人將士官兵。屢次奮勇攻堅。守屬可嘉。便福
康安前次即乘勝追追餘黨。豈能復聚。為引柵
固壘之計。而逆首當早就擒。官兵又何用如此
涉險力攻。是有領兵者自取勞苦。而其咎亦無
可辭。并行賞與飭期速奏功金。戊申新正甲
瀚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榮勤紀績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
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三分。橫五尺八寸。
行書。

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
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將謂東廂聯句。拋。

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鹿仔港。句
日內。收復諸羅。旋即攻破賊巢。林爽又逃入內
山。意謂不日即可生擒。爰擬於新正九日。重華
宮茶宴廷臣。即以平定臺灣聯句。乃進至十六

十九等見未得授音。適以
還宮。今日未刻。恰於重華宮得軍營奏捷。仍即

於東廂命諸臣捷聞獲孽淨三苞。正逢歲以二
入宴。依例賞在。

月朔。符合師之五六爻。仍此接茵試請茗。無顏
列几置豐肴。泰中恒凜不驕意。損滿益謙兩語
包。臺郡彈丸稱要地。外通海國內閩疆。

康熙始用廟謨定。

雍正繼稽吏治詳。然以流民多雜處。遂教奸匪叛無

常

臺澎流寓本多。福建漳泉。廣東惠潮。無不之
民。各分黨翼。械鬪成風。以至糾眾不法。如性

時朱一貴。吳福壽。及近年黃教。林羅楊光。賴之徒。不時竊發。然朱一貴而外。未若此。當林羅文就擒。直待經年之久也。即予五十年中屢未若斯番賊。猖狂。

天地改云添弟會。外官可恨善為欺。渡洋涉險不知

懼。牟利忘公總計私。向例臺灣道府縣缺出。本應督撫慎揀才守。無便

之人調往。然遠涉重洋。人情多懼。近乃廉知不肖之員。貪其地土豐饒。不以涉險為虞。轉以得調為幸。而督撫亦不問其品行若何。率多用某私人。比輩莅任後。利欲熏心。逆置地方公事。於不問。更或聽斷相和。後婪任貪。小民無所告。每致私相搆怨。聚眾忿爭。地方官又復化大為

小。將就了事。甚至奸民倡立會名。釀成巨業。滋事戕官。實有由來。富勒渾雅德之抵罪以此。

及此事張難掩飾。徒稱兵少竊嗟咨。

奸匪肅聚

文武各員。果能乘其勢。敵未發。急為擒拿。不難立時撲滅。乃始則心存諱飾。及事不可掩。又復誣於兵少。不能剿除。以致賊勢蔓延。良民遭其荼毒。斧柯之尋。深為可恨。然自古以來。致乘除易姓者。率出於此。而致茲抑是誰之過。吾過吾其君。不知是可畏也。

惟自訟之

界進生番本異倫窮蹤厯險備嘗

辛

自林興文竄入生番界內。福康安海蘭察等分路窮追。所向克捷。賊匪所剩寥寥。與漸次殲

戮殆盡。及聞林興文逆寇打鐵茶一帶。於山溝樹林內藏匿。福康安令官兵由後坑至中港。又

自竹塹至挑仔園窮蹤歷險。嚴密堵截。使賊匪等不致漏網。借誘可謂脩密辛苦。我埋根

踴躍資羣力。執首綢繆賴一人。

此大所派巴圖魯侍衛等及屯

練熙楚官兵等無不踴躍爭先奮勇出力實屬可嘉之至。福康安猶慮逆首驚懼自戕不能生致因派巴圖魯侍衛二十人及屯練兵丁數百人改裝易服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興文並賊目何有志等先後搜獲。是其預事綢繆辦理更淨。止已知無後慮。剿南應易洗前塵。
為周至
安等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即統率大兵向南
路搜拿莊大田想渠魁既已就斃餘匪亦當喪
膽肅清南路更當勢如破竹統計福康安渡海
以後自鹿仔港發兵解諸羅圍打通斗六門道

路破大里。我賊巢。攻克集集埔。拏獲林興文。父母家屬。又攻克小半天山。並此次生擒林興文。未及三月。可謂神速矣。

七聞鴻捷叨

天佑

自二十二年後。平準夷。定回都。收大小金川。焚王倫。殲蘇四十三。梟田五。並此次俘林興文。三十二年之中。凡七聞捷報。俱仰荷上蒼眷佑。屢歲屢功。茲予年近八旬。經事既多。益成畏事。思與億兆同享太平。惟冀此後更無用兵之感。舉更常感戴。鴻慈日深。兢惕云耳。感

激惟深勵惕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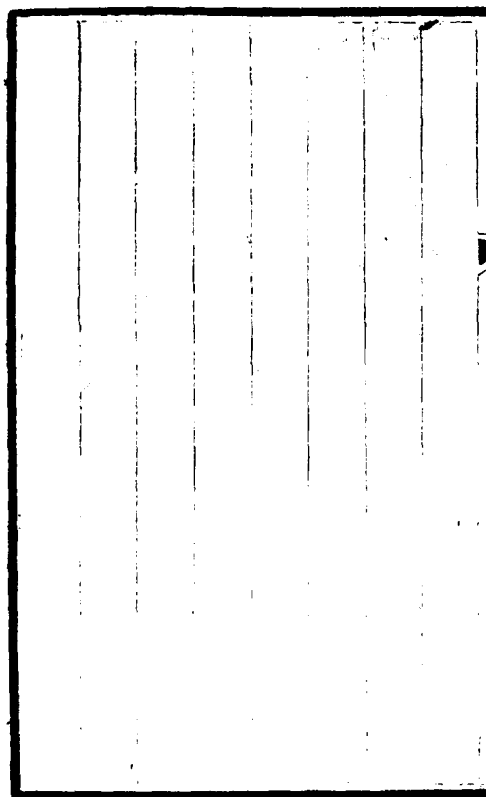
乾隆戊申仲春月之上澣御

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律諧聞喜 鈐寶一 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研露寫心寓意于物即事多所欣已有同春
用筆在心筆花春雨信天主人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悉故詩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四分。橫二尺八寸五分。行書。

悉故 臺灣逆匪靖海嶠期永固。因留福康安。

諸政資展布。臺灣自朱一貴肆逆之後。嗣如吳

不時糾眾滋事。雖即伏法蕩平。而一切善後事宜。未能熟籌妥辦。是以奸民罔知畏懼。猶復乘

間竊發。此番既經大加懲創。不可不熟籌良策。永固苞桑。因命福康安暫留彼處。商辦建城移

縣。增設駐防。分募戍兵。及撫善後俾久奠勘前

緝熟番。經畫疆土諸大政。

覈宿誤。茲乃具奏聞。一一悉其故。諸吏懈文治。

各弁弛武務。加以事益繁。胥弗勤民慮。

近據福康安奏

臺灣奸民滋事之由。向日文員懈於化導。武職

疎於操防。已不能整頓地方。加以利其地土肥

饒。肆意侵漁。若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鑑。董啓

垕。知縣唐鑑。程峻。等。官聲名狼籍。總兵柴大

紀。縱兵牟利。於是奸徒得藉口。益無忌憚。即如緝邪教。無備行又

遽。善惡未分明。燒屋如劫擄。叶天地飾添弟化

大猶巧訴。前年閩省辦理楊光熟械關奪犯一案。該郡文武各員。如果將倡會起釁

緣由。徹底究理。並將逆犯嚴緝。則根株自必早能禁絕。且此等邪教匪徒。祇應上緊緝拏。即有

捕情形。亦不妨當時格殺。究非若剿捕逆賊所當焚其巢穴者可比。乃署彰化令劉亨基於案犯善惡尚未分明。輒任胥役等。燒其房屋。是地方官緝捕奸民之事。竟至形同劫擄。以致林泮等逼令林興文謀逆滋事。又於天地會名目改為添弟二字。有意化大為小。巧詞掩飾。及道員永福。臬司李永祺。復存將就之見。率將兇業迫林興文等聚眾抗官。恣為猖獗。該署令亦束手無策。被其戕害。此其遺悞釀變之由。歷歷如繪。不可不嚴加懲治。以為貪利殃民激變者戒。

以此奸賊煽抗官乃弗懼。遂致恣披猖。賊首久失捕。重臣率精兵三月成功。速吁鑒前並飭後

官方大籌度

叶福康安等平巴圖魯等。及川粵黔楚勁兵。雖未及三月。而

二兇就擒。餘黨悉皆捕誅。然良民無慮數萬。逆賊荼毒。珠堪憫惻。茲既鑒於釀事之由。不得不為弭變之計。是以令福康安等度善後事宜。惟冀此後官方整飭。文武官員。皆以綏定地方為念。則奸頑自化。而庶幾靖瀛疆。萬民安寐寤。海疆庶可永靖耳。

乾隆戊申清和御筆。鈐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

日孜孜游六藝圃。

引首

御筆。觀由飭治。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事定詩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四分。橫二尺九寸六分。行書。

事定。事定閒迴事始思。慎哉惟是在行師。要

於不棄鑒人品。

上年黃仕簡渡臺。劉捕逆匪林典文等。乃以病後昏惰。株守

府城。毫無謀畧。若非余於上年正月間。命李侍堯代常。青為總督。而以常。青代黃。仕簡。安知黃仕簡不且為賊裏去。及常。青至彼。亦未即能剋剿。洸因於八月間。復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百餘人。及川楚黔粵之兵。前往剿逆。首。迅奏成功。然常。青在彼數月。當賊勢猖獗之

時尚能保守府城。不至倚事。是以此時來京。仍令為都統。余於諸臣功過。鑒別悉本至公。權衡不肯。亦弗曾輕受彼欺。總兵柴大紀在諸羅數月。屢奏被國恩飢固守情形。覽奏深加憐憫。恩賜伯爵。以示寵養。乃無意之間。於德成自浙勘。陞回京復命。暗詢悉柴大紀之聲名狼籍。隨令福康安李侍堯等查拿。乃得其平日種種貪婪。廢弛營伍。以致賊匪得以肆逆。及在北路閱兵。一聞林爽文滋事。不即調兵殲賊。轉回郡城。嗣兵既調齊。又復怯懦。延挨不進情事。此亦天理昭彰。悉令敗露。因命拿解來熱河。廷訊後。即行正法。究亦不致受其欺也。

此日已經成凱宴。昨年猶未啟程時。福康安於上年

八月初間在山莊。始奉命前往。茲於七月十六日回山莊。觀宴。計期尚未及一年。

海疆

底定誠神速

天眷躬承勵惕寅。

乾隆戊申孟秋月下澣御筆鈐

寶三。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深心託毫素。

引首

御筆

理叶奉三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